

过了腊八就是年

■ 陈震

时光走到了今天,许多人都会感叹:如今的年味儿变得越来越淡了。这话不假,我也有同感。如今过年似乎也和平时一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特别的喜悦,也没有过多的兴奋,甚至很多人会觉得现在过年特别无聊。记得小时候似乎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过年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提起来就会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那个时候在人们的观念里,过年是件大事。村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所以以往还没放假,我就整天盼望着腊八节快点到来,因为腊八到,年也就到了。

初中以后开始寄宿,寒假放得晚,而每年的腊八节又都“完美”地避开了周末。后面上大学乃至如今工作,又离家远,所以从小学毕业一直到现在,就再没在家里过过腊八节、吃过母亲煮的腊八粥。

适逢近日得闲,驱车几百公里回了趟老家。回家那天是腊月初十,我随口问起母亲今年有没有煮腊八粥。母亲说:“我跟你爸把东西都准备好了,本来打算煮的,又听说你这两天就回了,所以东西都留着,等你回了再煮。”听见母亲这么说,我便忍不住鼻头发酸,两眼热辣辣的。

天快黑的时候,母亲把提前准备好的各种杂粮倒进了电高压锅,然后加了些水,再盖好盖子,调好档位,半个小时不到,母亲就跟我说是已经熟了,可以吃了。我心里还在思忖怎么这么快,母亲就已经给我端来一碗。于是我便拿起筷子吃了起来,但是总

觉得滋味寡淡,不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高压锅煮东西虽然快捷,但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在灶台煮腊八粥的情景。记得那时候,每到腊八节这天晚上,母亲在厨房里煮腊八粥,我就坐在火炉边的小板凳上,然后趴在另一个高点的凳子上写寒假的作业。说是写作业,其实也无心写,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忙碌的母亲和那一锅还没煮好就已香气扑鼻的腊八粥上了。

关于腊八粥的做法,每个地方都不尽相同。较为普遍的做法是:用糯米、花生、绿豆、莲子、桂圆、红豆、红枣、冰糖,加上适量的水,先用大火煮沸,再换成小火慢慢熬。熬的时候还要不时搅拌,防止糊锅,等到熬至软糯黏稠、香气四溢时,一锅美味的腊八粥就算熬好了。

但我们长竹园这个位于豫豫皖三省交界的小乡镇,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做法。普遍的做法煮出来的腊八粥是甜的,并且是粥状的;我们这儿做出来的则是咸的,而且看上去不像是粥,倒更像是炒饭。所以腊八粥在我们这儿又叫糯米饭。

做法不一样,所用的食材当然也不太一样。母亲煮腊八粥所用的食材基本上都是自家产的,糯米、花生、绿豆、豌豆、玉米粒、板栗、腊肉、萝卜、红薯、青菜……

首先是准备各种食材:把板栗去壳剥皮,洗净的腊肉和萝卜切成不同大小的丁,青菜切碎,削过皮的红薯切成小块,最后把葱姜蒜一并切好,留下备用。

这个时候,开始生火煮了。母亲走到灶台前,坐在那条矮凳子上,用火钳在灶里架好柴,用松针引燃后,就起身准备其他的了。这个时候我仍然在一旁“写作业”——其实哪还有半点心思写作业呢?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母亲的一举一动上。

母亲等锅烧热后,便往锅里加了两勺茶油。油温升高后,就把之前切好的瘦肉丁倒进锅里翻炒,然后加半勺盐。炒到差不多的时候,往锅里舀了两瓢水,然后盖上锅盖。又往灶里加了些柴,等水煮沸后,揭开盖子,把提前泡好的花生、绿豆、豌豆下锅,然后又下糯米、板栗、萝卜丁、红薯块、青菜叶。都下去之后,用铲子在锅里搅拌一下,再盖上盖子,然后再往灶里添柴。

等煮沸后,母亲才把锅盖掀开,挨着锅底用铲子把锅里上下翻扒一遍,然后再盖上继续煮。等这样翻了两三遍后,锅里的水分开始变少,母亲又把灶里的柴撤出来两根,换成小火来煮。这个时候可以听见锅里有噼里啪啦的声音,那是靠近锅底的米饭开始在结锅巴了。这时母亲就不再掀盖子了,而是保持均匀小火煮,直到噼里啪啦声慢慢变小消失时,才又掀开盖子,往锅里加入油盐盐和葱姜蒜,然后再翻扒拌匀。但这时已经不是挨着锅底翻了,因为锅底已经结了一层锅巴。拌匀后又盖上盖子,让它再焖一会儿。此时香味早已弥漫着整个厨房了,我的馋虫也早就被这诱人的味道勾了出来!

这时偶尔会有邻居家的小伙伴,隔着窗户喊我的小伙伴说:“你们家在

煮腊八粥呀,真香!老远就闻到了。”我听到后就会高兴地拉开窗户说:“是啊!你家煮了没?没有的话来我家吃吧。”

母亲也会应和说:“是啊!我家的快熟了,来尝尝我煮的好不好吃。”“不了不了,我家的也快好了,我也要回家吃去咯。”说完便跑着跳着往自己家去了。

差不多又焖了十来分钟,一锅美味的腊八粥就算是做好了。母亲再一次掀开盖子时,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碗筷,让母亲给我先盛一碗解解馋。而母亲总会盛上一碗,让我先给奶奶送去。要是她还知道哪家的大人这两天忙,顾不上煮腊八粥,她也总会盛上满满一碗,让我给那家的孩子送过去。

送过腊八粥后,再跑回家时,母亲已经给我盛好了一碗。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端起碗——晶莹剔透的糯米粒与红的花生、青的菜叶、黄的板栗组合在一起,先不说香味,光这鲜亮的色泽就足以让人垂涎欲滴了。往嘴里扒一口,香软黏糯,咽下去后口齿留香。往往吃完一碗后还要再来一碗,最后还要来一块被烙成金黄色的香脆的锅巴,直到肚皮撑得实在装不下了,仍意犹未尽。腆着肚子对母亲说:“怎么办?还没吃好,肚子已经撑不下了。”

母亲就笑着对我说:“小孩儿小孩儿你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过年的气氛也是从腊八节这一天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元宵节以后才慢慢飘散。

只有中国

■ 冯晓东

当埃及的金字塔在风沙中褪去棱角,当印度的文明图谱被异族的文字标注,当巴比伦淹没于沙漠、碎作尘泥——唯华夏文明如星河奔涌,五千年不息。北辰辉耀了郑和的云帆,北斗照亮了复兴的征途,浩瀚历史中璀璨依然者,只有中国!

当麦浪翻涌,将饭碗牢牢捧在掌中;当把一亿人的减贫档案写入人类史册;当以世界7%的耕地养育20%的人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医保、教育、养老、公共服务贯穿一生,真正践行人民至上者,只有中国!

当四十年走完别人几百年的路;当从废墟工业起步,到擎起最完整的工业苍穹;当从一穷二白跃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溪流汇作沧海,阡陌升起广厦,春雷唤醒山河,奇迹震动寰宇,创造发展史诗人,只有中国!

当“嫦娥”采回月宫的土壤,当“天问”在火星烙下华夏足迹,当空间站化作“天上宫阙”——科技之光洒遍神州,传说变为现实,将征途指向星辰大海,傲然问鼎苍穹者,只有中国!

当歼-20划破长空,回荡强军的誓

言;当“东风快递”的烈焰照亮太平洋;当航母编队劈波海疆、斩浪深蓝——每一寸山河都挺立着不容侵犯的脊梁,强大的后盾永远是你的底气,全球最安全的国度,只有中国!

当塔克拉玛干的“绿纱”锁住流沙,当红旗渠的精神流淌在太行绝壁,当花江峡谷大桥横跨于天地割裂的千米沟壑——荒漠绽碧,天河流银,巨龙腾飞,“人定胜天”的豪情写出改天换地的诗篇,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只有中国!

当撤侨军舰劈开风浪,当护航编队驰骋亚丁湾,当“一带一路”跨越山海、联通世界——五星红旗永远是最安心的港湾,“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同球共济的指南,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只有中国!西气东输,是地下长城;南水北调,似人间天河;万里高铁如锦绣动脉,将山河连成一体——五千年文明与新时代的心跳共鸣,逐梦的双手点燃奋斗的光芒,在历史的洪流里续写新的传奇,只有中国!

“蛟龙”潜渊腾四海,“神舟”远征拓天疆,复兴的步伐势不可挡——我们以青春作笔,蘸热血为墨,在新时代的画卷上书写属于这个民族的永恒答案,只有中国!

院里桂香伴书页

■ 翟长付

妻子姐妹仨,我们仨女婿,爱好各不相同。二女婿虽然是教师,却喜欢钓鱼;三女婿年龄小一点,话语不多,沉迷于网络游戏;我这个大女婿偏爱看书,每到一处,总要先找点看书的活儿。在岳母家,我的书房不大,是在朝东的厢屋里隔出的一个小单间,窗户正对着院子里的桂花树。书房里有个小书架,架子上的书不算多,可都被我翻了无数遍,好多书的书角都卷起来了。

秋天不冷不热,这凉爽的天气,最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书。上次陪爱人回娘家,她们娘儿几个忙着干活、聊天,二女婿拿着鱼竿去门前的河边钓鱼,三女婿坐在沙发上捧着手机玩游戏,我就躲进了小书房看书。

晌午过了,书房里安安静静,角落里那把旧藤椅,藤条都被磨得暗红发亮。我拿起一本书,躺在藤椅上,随手翻看起来。

桂花的清香,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看着看着,我就沉浸到书的情节里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太阳往西挪了老远,书房里光线有点暗了。我轻轻把书合上,靠在藤椅上,回味着书里的情景。

我站起来打开窗户,一股浓浓的桂花香冲进屋里,我忍不住把书放下,起身走到桂花树跟前,摸了摸挂满花的树枝。俯下身,捡起一小瓣桂花捏在手里,小花瓣软乎乎的。我心里直犯嘀咕:

“这桂花咋就能这么香呢?”

风一吹,桂花的花瓣一片一片地飘下来,我伸手去接,有一片花瓣落在我的手心。我盯着手里的花瓣,忍不住咧嘴笑了,这不就是李清照说的“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嘛,这桂花看着不起眼,可它的香气和气质,真是没话说。

院子角落那几盆我叫不上名儿的花草,居然也开了些花。院墙上爬满了藤萝,我走过去,伸手扒拉扒拉藤萝上的叶子,看见几朵藏在叶子下面淡紫色的牵牛花。一阵风吹来,从院墙外飘来稻谷的清香,在这农家院子里,满目都是生机勃勃的小细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太阳慢慢往西斜。我转身走进书房,桂花的香气还留在身上。回到书房,我又捧起书靠在藤椅上,没看几页就有点困倦,满脑子都是院子里的桂花、院墙上的藤萝,还有藏在藤萝里的牵牛花。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在这个远离城镇的农家小院里,虽然没有繁华街市,但在这儿闻着桂花香,安安静静地看书,倒也很不错。

秋天,我就喜欢这桂香伴书页的时光,简简单单,却藏着说不出的好。

事非经过难入心

■ 岳鸿胤

岁月流转,人至暮年,多数往事渐次模糊,唯有几段生死际遇,深烙记忆,清晰如昨。常言道“水火无情”,这四字的千钧重量,我算是切切实实领教过了。

先说水。儿时便对水情有独钟,早早练就一身游泳本领。游泳本是强身健体的乐事,可世事利弊相生,这份水中痴迷,却数次将我推向鬼门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建市之初引黄供水工程落成,西水坡蓄水调节池初注新水,管理尚未规范,老城百姓纷纷涌来,深水区逐浪,浅水区泡澡,我自然不愿错过这份热闹。

戏水者皆想靠近这奔涌的活力,却屡屡被水浪无情推回。我南北游了两趟,身形愈发舒展,一时兴起想露一手,便双臂奋力拨水,双腿猛力蹬水,一次次冲向水柱。初次触碰便被掀开,再度跃身时,竟被水弹般的激流死死拖入水下。刹那间浑身酸软,四肢似被无形之力束缚,绝望攫住心神,暗忖此番怕是殒命于此。

千钧一发之际,许是深处水压减弱,或是求生本能爆发,我下意识奋力侧划,四肢如离弦之箭般挥动,硬生生冲出水面。刚喘过气,便听见身旁有人打趣:“叫你能!叫你能!”如今回想,仍心有余悸。另一次与死神擦肩,是南北水调启用后,濮阳龙湖第一年取水的11月16日。我依旧坚持冬泳,因水温过低致失温,脑部缺血缺氧间,脑袋骤然空白,意识涣散。万幸离岸不远,强撑着爬上岸,若是再远些,后果不堪设想。

再说火。1969年冬至,记忆清晰如刻,那次险些真的拜会阎王爷。刚离校的我们,与几位工友、组织者齐聚县委大院,筹备一场展览。我与李桂工友、崔刘两位同学住进南屋,内有个地牯牛煤火,

终日旺燃——不为取暖,只为给隔壁副展板的油漆工保持室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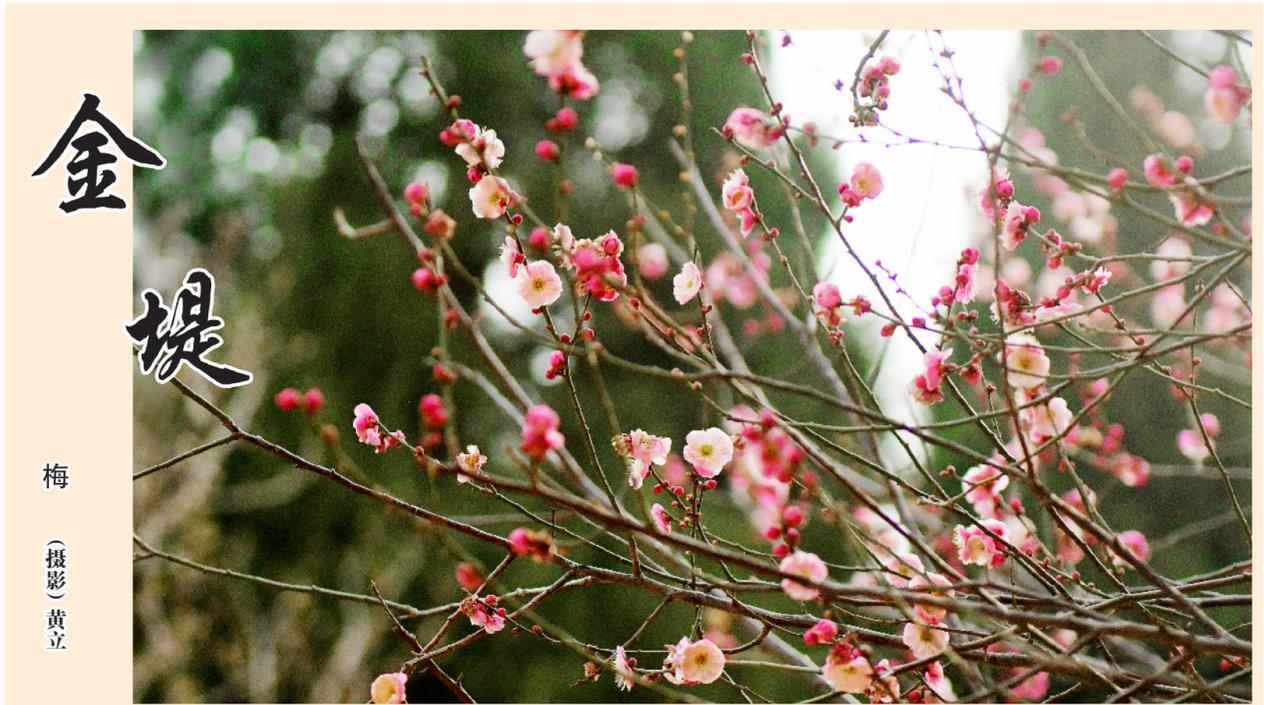
深夜两三点,外间仍亮着灯,许是冥冥中的警示,或是求生本能,我猛地起身走出套间。煤火仍在燃烧,天窗紧闭,一股憋闷涌上心头,刚迈步想开窗,便觉天旋地转,赤条条摔在地上,只剩“嗯哼嗯哼”地微弱呻吟。

崔同学和李工友被呻吟声惊醒,迷迷糊糊喊着我的名字,还将我抬回床,便又睡去。“文似看山不喜平”,恍惚间,高潮倏然降临;酣睡的刘同学猛然翻身下床,一头撞在套间门框上。我与他顶头而睡,虽无力却意识清明,看得真切。几乎同时,崔同学大喊:“煤毒!”他扑到南墙窗边拉窗,却惊呼:“拉不开!”就在我绝望之际,“咣当”一声巨响,清凉空气瞬间涌入,我贪婪地深吸一口,那清新滋味至今难忘。

次日我们放了一天假,空腹在南城墙上闲逛,彼时城墙尚完好。众人一路打骂,气息间满是煤味,却还纷纷“争功”:是我率先“报警”,刘同学撞门接力,崔同学破窗救援,李工友的折腾也功不可没……

“水火无情”,事皆有常。“淹死的是会水的”,非游泳本身危险,实是逞强忘形所致;煤毒致命的常识早已知晓,却因疏忽险些丧命。几年后,新婚妻子在煤火炉前晕倒,我当即推开门将她抱出透气——这便是“吃一堑长一智”。

事非经过难入心。那些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如今想来仍心有余悸,却让我愈发敬畏生命、敬畏规律。人生路上,唯有心存敬畏、谨守底线,方能行稳致远。⑮



本版邮箱:zgiwh1221@163.com

年味里的旧时光

■ 杨学林

提起过年,心底总会涌起一股暖意,那是属于我们姊妹五个的旧时光味道,带着冰天雪地的凛冽,裹着粗茶淡饭的香甜,在岁月里酿成了最醇厚的回忆。

那个年代的日子不算宽裕,却从未亏待过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姊妹五个都能如愿走进学堂,高中时用网兜装着馍馍往返家,粗茶淡饭的校园生活,如今想来竟也满是踏实的滋味。日子清简,快乐却从不缺席,而过年,更是把这份快乐推到了顶峰,让我们从年初就开始盼,盼着那些只属于年节的热闹与欢喜。

一放寒假,我们就像脱了缰的小马驹,彻底挣脱了书本的束缚。平日里的星期天或是放学后,早已约好伙伴们,在空地上推梢毽、弹玻璃球、蹦蹦子,骑步踢瓦,或是蹲在墙角弹杏核,凑齐人数拔河。寒冬腊月里,北风像刀子似的刮过脸颊,我们裹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呼出的白气瞬间消散在空气里,可浑身却热得冒汗,欢声笑语能把雪地里的冰碴子融化。那份纯粹的快乐,不掺一丝杂质,只源于游戏本身的趣味,源于伙伴们并肩作战的默契。

寒假的时光更是被年味填得满满当当。我们会攒着零花钱买几挂小鞭炮,小心翼翼地拆开,一个个点燃,听那“噼里啪啦”的声响,仿佛是年的序曲。闲下来时,就围在一起翻看珍藏的画册,或是拿着印模在红纸上印出各式图案,想象着新年的喜庆。更有趣的是装扮成京剧人物,你扮红脸,我扮白脸,拿着木棍当兵器,在院子里上演一出“大戏”,引得大人们阵阵发笑。

最让人翘首以盼的,莫过于大年三十的夜晚。那时没有电视机,屋子里只点着昏黄的油灯,父母早已把神灵和老祖宗请回家中供奉,再三叮嘱我们不能洗浴,怕玷污了神灵,坏了来年的好运气。我们姊妹五个乖乖地围坐在床边,眼睛亮晶晶地盯着父母,等着那份沉甸甸的压岁钱。当父母把几毛钱分到每个人手里时,我们都像得了宝贝似的紧紧攥着,心里盘算着能买些什么解馋的零食,几毛钱的快乐,足以让我们兴奋一整晚。

大年初一的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被父母叫醒。按照老家的规矩,清晨的小便必须在屋里,不能出门,怕污了一年的好彩头,要等

太阳出来后才能把尿盆端出去。穿上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虽然布料不算高档,样式也简单,却依旧让我们满心欢喜。厨房里飘来饺子的香气,那是过年才能吃到的美味,母亲会在其中几个饺子里包上干净的硬币,谁能吃到最多,谁就被认为是来年运气最好的人。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嘴里塞满饺子,眼睛却盯着碗里,盼着能咬到那枚带来好运的钱币,吃到后的欢呼雀跃,至今仍清晰如昨。

吃过饺子,就跟着母亲挨家挨户去磕头拜年。每到一户人家,恭敬地磕上几个头,说着“过年好”,就能收到长辈们递来的糖块和核桃。口袋里被塞得鼓鼓囊囊,心里也被那份邻里间的温情填得满满当当,走路都忍不住带着笑意,那份自得与满足,是如今再好的物质条件也换不来的。

到了上午,全家围坐在一起,父母会整治出几个简单的菜,没有山珍海味,也没有精致摆盘,却都是我们爱吃的味道。姊妹五个说说笑笑,父母在一旁看着我们,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笑意。那顿饭吃得格外香甜,不在于菜品有多丰盛,而在于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